

重慶紅衛兵墓地素描

● 陳曉文

一 文革武鬥的見證

二十世紀60年代中期遍及域內的武鬥^①，給中國大地留下了數以千計的墓墳集群。二十多年過去，自然風化、人為破壞(徹底否定文革)、城市和住宅建築的改擴建，使這批令人難堪的文革遺存幾乎湮滅殆盡。

西南重鎮、國家軍工生產基地重慶市的武鬥，以一夜間打了一萬多發高射炮彈的紀錄驚動了中共最高層而聞名全國。此地在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時間的武鬥，見於官方記載的就有31次^②，動用槍、炮、坦克、炮船等軍械兵器計24次，645人死亡^③。1967年夏，在野的非主流派、反到底派因率先佔據了最重要的軍械製造廠而擁有裝備優勢，而八一五派因得到駐軍支持，也半搶半送地把大量槍枝彈藥弄到手。由於兩派勢均力敵，這個重慶之夏的廝殺就格外帶有濃重的血腥味。1968年，八一五派起始就掌握了兵工廠的控制權，對立一派被逐出市區，大規模的陣亡較前一年顯著減少。而今，往昔的慘烈戰事早已如煙雲逝去，當年散布於多處的沙坪公園、北碚東陽鎮石子山、潘家坪招待所、建設廠清水池、重慶大學松林坡、朝天門(其時被更名為「紅港」、街心花園……不下二十處比較集中的墓地，也多無迹可尋了。

西南重鎮、國家軍工生產基地重慶市的武鬥，以一夜間打了一萬多發高射炮彈的紀錄而聞名全國。當年散布於多處的墓地，也多無迹可尋了。然而，距市中心解放碑約20公里的沙坪公園裏，仍有一座紅衛兵墓園被保存下來。

然而，距市中心解放碑約20公里的沙坪公園裏，仍有一座紅衛兵墓園被保存下來。據到此造訪過的鄭義、顧城、劉賓雁、洛夫先生稱，這是他們親眼所見的國內唯一一所基本保存完好的文革武鬥墓群。傷痕文學第一個正面描寫武鬥的短篇小說《楓》，其構思最初即由此引發。顧城、洛夫也寫下由該墓園觸發的詩篇。拍完電影《楓》以後，該片導演慕名踏訪此園時扼腕嘆惜，早知道有這麼個地方就好了。重慶電視台出品的電視劇《無人知曉的世界紀錄》中，有一長串夕陽斜照下墓地荒草叢生的空鏡頭，就是在這裏拍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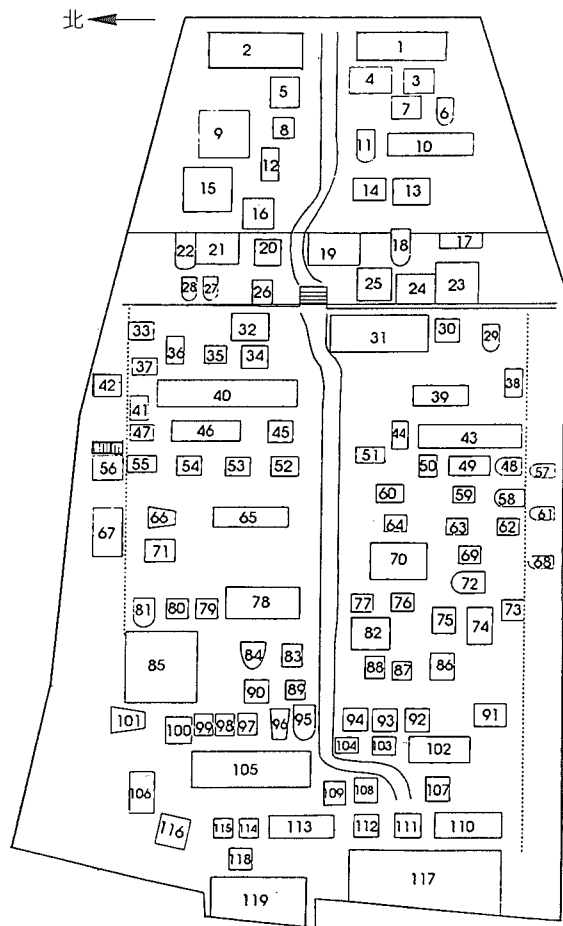
二 紅衛兵墓園概況

沙坪公園位於沙坪壩區腹地地帶的天星橋和陳家灣之間。紅衛兵墓園則座落在這個公園西南角、人工湖岸的緩坡上。墓園西北側牆外，緊鄰一座1990年重建的天主教堂。一道高約三至六公尺不等的塊石疊砌而成的灰牆，把墓園大致圍成船形；墓園西高東低，形成幾級梯形台地；南北方向寬約二、三十公尺，東西方向徑深90多公尺，墓園佔地約3,000平方米左右。

1949年以前沙坪公園屬一戶楊姓私家宅邸。抗戰期間八路軍駐渝辦事處為了安葬因病去世的職員，在此置地建墓。墓園裏築有極講究、規整的牌坊、引道等。周恩來之父、鄧穎超之母亦曾安葬在這裏。1949年後私家宅邸闢為公園。1962年以後西南軍區醫院陸續送來幾位在中印邊境陣亡和因病去逝的軍人，瘞埋於此。1967、1968年文革武鬥時期，沙坪壩鎮是重慶八一五派的勢力範圍，該派戰死人員就選定在這裏埋葬。初時在園內空曠坪地上隨意掩埋，但木工徐惟誠提意見說，到處亂埋不像樣子，後來才逐漸集中到原已頗具規模的現成墓園裏。根據碑文落款辨識，造墓立碑時間最早的從1967年6月開始，最晚的到1969年1月結束。造墓立碑的高潮在1968年。是年造墓38座(佔總數的82.6%，有造墓立碑信息的墓僅46座)；其中二、三月造墓11座(佔總數的23.9%)，八、九、十月造墓13座(佔總數的28%)。當時墓園僅靠一堵失修頹圮的土牆與相鄰的農村生產隊隔斷，附近農民便逾牆撬走上好的石板，以建房做宅基石、蓋豬圈。1975年全面整頓時修葺公園，才砌整了與外界隔離封閉的院牆，墓園方始得到最低限度的保護。1985年一名退休官員就武鬥墓狀告省委的信函，轉到重慶地方，引發了沙坪壩鎮區政府及區委組織部分幹部參加討論。贊成鏟除和保存兩方面的意見爭持不下，而保存說終成為結論。市裏也同意該意見，發文說：不鏟除也不開放，墓地全封閉式圍起來(此前墓地在公園裏是敞開的)。地方為此撥了專款，墓園築牆方成現在格局。

除去6座軍人墓，這裏的113座墓裏瘞埋着武鬥戰死或個別意外故亡的造反派組織成員。其中21座墳墓因碑文風化湮滅，或因原本就未曾立碑，故無從考知亡者的姓名、性別、履歷、所屬團體、死亡時間、致死事件、死亡人數，等

重慶沙坪公園紅衛兵墓園平面圖



等。其餘的92座墳墓碑文提供的資料，可讓我們實際累加統計出345人的墓葬死亡人數。那已不可考的21座墓，若按92座墓的平均安葬人數(3.75人/墓)扣除25%的誤差所得數值(2.81人/墓)相乘，估計葬有59人。加上已知數字，這座墓園大約掩埋了404名武鬥死難者。

根據碑文資料，對死亡者的年齡分布和職業分布，可以整理出如下的表格、座標圖：

表1 死亡者年齡段統表 總計196人*

年 齡	死亡人數	百分比(%)
20歲以下	69	35.2
21-30**	66	33.7
31-40	41	20.9
41-50	15	7.7
50歲以上	5	2.6

*有死亡者年齡信息的佔能指證死亡人數(345人)的51%。

**其中，26-30歲的死亡者佔總數(196人)的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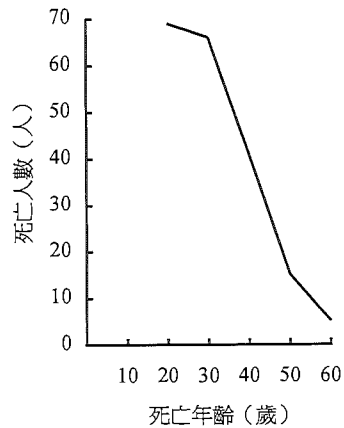


表2 死亡者職業分布表 總計299人*

職 業	死亡人數	百分比(%)
工 人	176	58.9
學 生**	104	34.8
職 員	14	4.7
軍 人***	6	2
幹 部	3	1
老 師	2	0.67

*有死亡者身分信息的佔能指證死亡人數的86.6%。

**學生裏面中學生82人，佔總數(299人)的27.4%，中等技術專科校學生15人，佔5%；大學生7人(含軍校生6名)，佔2.6%。

***軍人是軍事院校的學生。

上述統計結果有兩點須特別指出：一、死亡者年齡最小的僅14歲(二人)，年齡最大的60歲；二、與人們印象不同的是，死亡者中工人所佔百分比最高，竟達58.9%，26歲以上的也達46.5%！關於後一點，一方面與重慶兵工廠和產業工人多，武鬥最激烈的地點亦多在兵工廠有關，掌握軍械熟練程度高者死亡概率也偏大；另一方面也說明，武鬥的背後，隱藏着的是圍繞建立革委會的大聯合，最終指向權力的分配。

重慶紅衛兵墓園整片墓群(除南北溝依傍地勢築造的7座墓)都是座西朝東，寄寓着墓主永遠心向紅太陽的拳拳之意。

墓園的布局沒有統一的規劃安排，按先來後到的不成文法隨意分割，有的位置墳墓密度很大，有的位置則趨疏朗，全無對稱性：中間一條通向墓園深處的小路勉強可算得上中軸線。建墓的主要材料是石板、青磚、三合土、水泥。單人獨墓的款式一般較簡單，沒有獨立的碑，刻石融在墓體中嵌於正前方，墓誌、墓表、墓銘三者合一。而多數合葬墓的主體設計是摹仿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再略加變通改良：南北橫互綿延的墓基適應着多人合葬的功能需要，其上聳立一座石碑。9號墓摹仿人民英雄紀念碑最為認真與逼真，墓基四周環繞



着漂亮的磨石欄杆。67號墓基兩側對稱地設立了兩座石製花壇，典雅端莊；117號墓銘刻悼文的墓裙寬達十多米。70號墓的墓頂是借用廟宇建築的翹檐墓蓋，隱約透露出些微復古傾向。碑身、碑頂一般飾有八一五派的徽記，嵌着派別名號的火炬。墓碑主體題字多為龍蛇競走、橫空出世的毛體狂草：「死難烈士萬歲。」點綴其間的有時代特徵鮮明的激烈口號：「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能丟；可挨打，可挨鬥，誓死不低革命頭」；或表示悼念之意的毛澤東、魯迅詩句：「為有英雄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血沃中原肥勁草，寒凝大地發嘉華」等。

墓葬刻石款式依其表意功能分為三類：牌位式、墓誌式、墓銘式。一、牌位式。碑文提供的信息多有闕略，除死者姓名、卒年、歲數、立碑者外，立碑時間、致死事件等皆不詳。最簡的幾乎只相當於一個牌位。這是立碑人無知所致。如66號墓：

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於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而光榮犧牲享年十七歲
曹宗明 烈士之墓
紅井區紅岩一中八一五戰鬥團敬立

無論怎樣簡略，烈士的頭銜是不會少的。二、墓誌式。碑文多能提供死者生平較完整的資料，且間雜許多考績式的政治評語。或置於碑座正前方，或置於墓身後側。如82號墓：

江丕嘉同志簡歷
毛主席最忠實的紅衛兵江丕
嘉同志(男)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生
於重慶小龍坎一九六六年十月加
入中學生紅衛兵六七年三月加入

墓葬刻石款式依其表意功能分為三類：牌位式、墓誌式、墓銘式。一、牌位式。碑文提供的信息多有闕略，除死者姓名、卒年、歲數、立碑者外，立碑時間、致死事件等皆不詳。最簡的幾乎只相當於一個牌位。

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同年八月
二十一日晨六點五十分為保衛中
央赴渝調查組的安全英勇獻身年
僅二十歲
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終不移
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勇
敢戰鬥在鬥爭的最前列為捍衛毛
主席的革命路線他灑盡了最後一
滴血江丕嘉同志為革命而死死
得其所重於泰山

三、墓銘式。碑文上的正式名目是「悼詞」。那個時代特有的誇張、花俏的抒情性文字，被用來寄託對死者的緬懷、稱讚之情，着眼點是以死者性命證明對立方的反動、不義和己方的政治合法性。碑文多置於墓裙。如105號墓：

□□□□□□□，寒凝大地吐嘉華。

毛主席最忠實的紅衛兵、我毛澤東主義戰鬥團最優秀的戰士張光耀、孫渝樓、歐家榮、余志強、唐曉渝、李元秀、崔佩芬、楊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熾的八月天，為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流盡了最後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輝照亮了後來人奮進的道路。

死難的戰友們，一想起你們，我們就渾身是膽，力量無窮，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不周山下紅旗亂，碧血催開英雄花。

親愛的戰友們，今天，我們已用戰鬥迎來了歡笑的紅雲。

披肝瀝膽何所求，喜愛環宇火樣紅。你們殷紅的鮮血，已浸透八一五紅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們高高舉起你們殷紅的鮮血，已化入八一五熊熊的革命火炬。這火炬啊，我們緊緊握！

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絕不丟，你們鏗鏘的誓言啊，已匯成千軍萬馬、萬馬千軍驚天動地的吼。你們英雄的身軀，猶如那蒼松翠柏，巍然屹立紅岩嶺上，歌樂山巔。

揮淚繼承烈士志，誓將遺願化宏圖。成千成萬的先烈，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着他們的血迹前進吧！

毛澤東主義戰鬥團死難烈士永垂不朽！

八一五革命派死難烈士永垂不朽！

重慶革命造反戰校(原二十九中)

毛澤東主義戰鬥團

一九六七年六月

單人獨葬墓的刻石碑文多數為牌位式墓碑，少數的另有一塊墓誌。多人合葬墓的刻石碑文，最簡的只有一塊統一的或個別的牌位式墓碑；稍講究的另有

個別的墓誌，或鋪張亢奮的墓銘；最齊整的是墓碑、墓誌、墓銘三者俱備。

墓園所有碑文都遭到了程度不同的風化、剝蝕：碑文姓名不全的有23名，姓名全無的24名。最嚴重的是71號墓，11位死者的姓名全被風化了，只有死者的歲數尚可辨認：此碑的死亡人數是根據歲數記載的佔位推算出來的。85號墓則因有一整塊墓碑石塊被人撬走，故其中10名死者的姓名皆不可考。

值得附記一筆的是，在墓園大量污損、破壞性的遊人題詠中，也有個別具警策意味的。5號墓左側碑身有模糊的銳器刻痕，上面刻着：

人間本無正道
陰世焉有光明
我勸後人擦亮眼
不求主義只求歡

發現的時間是1993年清明。非置身當年文革派性爭鬥之中乃至親歷了武鬥，有切膚之痛、有徹悟者不能道。

三 苟活者證言

筆者於1991年冬開始調查紅衛兵墓園，每年清明都到墓園採訪前往祭奠的親友。他們是死者的子女、夫婦、兄妹、父母，或同學、同事。以下是從中挑選出來，按時序排列的一份紀錄。

鮑××(101號墓鮑積貞之女)，1992年4月5日：

我父親是抗戰內遷廠的技工，死時是廠裏少有的八級工，技術很好。他從不關心政治，只知掙錢養家。武鬥時逃離單位到上橋避難。有天突然被一群人抓走。幾天後聽說被抓到了重慶大學。去要人時才曉得父親已被活活打死。因為有人點水④誣告他是對立派的——其實他哪派都不是。不知為甚麼人家記他的仇。家裏立即告到派出所，點水主謀的人就被抓起來了。因為沙坪壩是八一五一派的地盤，沒有戰亂，公檢法還勉強能運轉，紅衛兵也配合。後來這人被判了刑，現在還關在監牢裏哩。

汪××(40號墓)遺孀，時間同上：

我退休好幾年了。25年前的事情我一天也沒有忘記過。我和我男人都是中梁山煤礦的，一道參加造反派，同一個觀點，一起開會、辯論、寫大字報、印傳單。他是出去支援兄弟單位在潘家坪激戰中被打死的。——你問我男人死得有沒有價值？……價值，像是該有的喲。他是擁軍的，解放軍支持哪派他就參加哪派。又是響應毛主席、黨的號召，關心國家大事，投入文化革命。哪個沒得價值也。但是現在，文革也基本上都否定了，否定了還有啥價值呢？否都否

汪××(40號墓)遺孀：「你問我男人死得有沒有價值？……價值，像是該有的喲。……但是現在，文革也基本上都否定了，否定了還有啥價值呢？」



定了還有啥價值？哦，我怕娃娃吃後爹的虧沒敢再嫁人。今天帶兒子和他剛交的女朋友來上墳，就是要讓他們記得做人的根本，知道這個家的歷史。

何××(116號墓何心貴之子)，時間同上：

我在石坪橋後街38號開家館子，叫「南燕酒家」。父親是建設廠工人，黨員。他沒參加武鬥，而是替車間工人領薪水。那是四十五車間關餉的日子，8月1號。半路被三十五中一名17歲學生練槍法、當靶子打死。那不是戰場上。父親死後廠裏沒發一分錢撫恤。失去主要經濟來源，家裏生活悲慘得像解放前。20年後好不容易找到那個開槍的人，在建設廠商務處。學校的頭兒了解情況。1987年我到北京上訪，找到「文革辦」反映；回答是依靠地方解決。後來又說過了追訴期，法律上已無法追究。我最先找他們那陣還沒過20年期的追訴期呀。兇手照常入黨、提幹，清清白白的沒事人一樣。一句話，都是他們佔人。對文革善後的事，上邊互相推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像約了的，都這個態度。犯法者逍遙法外，含冤人不白於九泉。——你們能不能幫忙呼籲一下？難道我們的人就白死了？

朱××(29號墓朱本武長兄)，1993年4月5日：

本武是江北五里店字水中學的。被長壽雲台的川東石油局請去搞武鬥，打了七天七夜，一槍打在太陽穴上。死時18歲。我到長壽領的屍。縣醫院停滿了傷亡者，死了幾十個人。下葬時是白綢裹屍(這裏埋的多是全屍)，穿一身毛料國服。掩埋時父親來挖過土。墓坑鋪條石，中間是空的，棺材懸在條石上。埋時沒立碑，石油局說沒錢，他們也被撵出來流浪在外了。答應以後有錢再修。——當然以後就沒有以後了。1992年，當時負責安葬的人還來找過我，說要一個財務證明，因為當年安葬花的幾百元沒單據沒上帳。

席××(98號墓黃培英長子)，1994年4月5日：

那時我是官井巷中學的紅衛兵，很活躍的哦。本來母親已經逃離了包圍圈，後來又返回去的。她帶我們從灘子口往九龍坡方向撤，路上挨了流彈。當時我正跟在母親身後。血汨汨流出來，染紅了沙土地。我腦子裏一片空白，只有一個念頭：媽再不會和我們說話，給我們愛撫了。修墓用了兩三個月，我二弟來這裏照看一切，住在重師。修墓的都是反到底的戰俘，用黑布蒙住眼押了來，挖坑、填土、砌墓，完了又蒙上黑布押回原處。母親墓落成時我站在墓前，忽然覺得派性沒意思透頂，彷彿一瞬間悟明白了許多東西。從此我成了逍遙派。直到現在，遇到問題、情緒低落時，我仍常常一個人來墓地坐坐，抽支煙。

席××(98號墓黃培英長子)：「母親墓落成時我站在墓前，忽然覺得派性沒意思透頂，彷彿一瞬間悟明白了許多東西。從此我成了逍遙派。直到現在，遇到問題、情緒低落時，我仍常常一個人來墓地坐坐，抽支煙。」

註釋

- ① 這裏所說的武鬥，特指文革中從大聯合奪權到革委會成立前，派性組織間圍繞權力的分配展開的，動用武器從棍棒、鋼釘、高壓水龍，到槍炮的暴力衝突。不包括此前此後，揭批走資派、學術權威和清理階級隊伍時，伴隨體罰、人格羞辱等的遊街揪鬥毆打一類。《十六條》禁止的是後一種情況：當時還不可能預見到後來造反派組織的分裂、衝突和暴力對抗。
- ② 重慶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總編輯室：《重慶大事記》(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重慶分社，1989)。
- ③ 這個數字是實際累加和估算相結合得出的，見附錄：《重慶武鬥大事記》。一次「數十人」，按50人計算；兩次「上百人」，按150人計算。應該是相對保守的算法。
- ④ 即告密。

附錄

重慶武鬥大事記

1966 重慶建成常規武器生產體系。中共重慶市委成立國防工業領導小組。

1966.12.4 大田灣體育場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造反派與工人糾察隊在會場激烈衝突，互有傷員。

1967.2.28 46個造反派組織發表《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公告》稱：重慶臨時最高權力機構——市革聯會成立，負責行使全市黨政財文大權。由於對革聯會的不同看法，造反派分化為擁革聯會的八一五派和反革聯會的反到底派。

1967.4.23 兩派組織在北碚、重鋼等地的辯論，發展成動拳頭、砸宣傳車、廣播器材等事件。

1967.5.23 兩派在石油學校發生武鬥。升級到雙方動用鋼釘、鐵棍、匕首。是月武鬥之風蔓延全市：重慶醫學院、嘉陵機器廠、西南師範學院等地均發生武力摩擦。前去制止武鬥的軍人遭到身體傷害。

1967.6.5-8 西師兩派發生武鬥。全市兩派先後派有數千人前往支援，揭開重慶大規模武鬥的序幕。

1967.6.12 市革籌、警備區發出《聯合通告》，提出制止武鬥8條禁令。

1967.7.8 兩派武鬥組織在紅岩柴油機廠發生衝突，打死9人，抓走近200人。武鬥中首次使用槍彈。——此次事件被稱作「打響重慶武鬥第一槍」。

1967.6.25 兩派在工業校武鬥中使用槍枝。其後全市相繼發生搶劫國防工廠和駐軍武器、彈藥事件，武鬥全面升級。

1967.7.31-8.6 榮昌縣城兩派大規模武鬥，參戰共600至700人，使用機槍、步槍、手榴彈等武器，雙方死亡78人。

1967.8.3 望江機器廠武鬥隊用高射炮擊沉重慶軍分區交通艇，艇上3名軍人罹難。

1967.8.5 兩派在建設廠清水池發生大規模武鬥。動用坦克、高射機槍等武器，打死22人、傷多人。

1967.8.8 望江機器廠武鬥隊以3艘改裝炮船組成「艦隊」，沿長江炮擊東風造船廠、紅港大樓、國營長江電工廠及沿江船隻，打死24人，傷129人，打沉船隻3艘、創12艘。

1967.8.12-13 兩派在嘉陵機器廠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直接參戰五、六百人，支援人員上萬，動用各式槍炮及戰車、坦克，雙方死亡數十人。

1967.8.13 望江機器廠武鬥隊進攻駐廠部隊指揮部（設在郭家沱中學），打死重慶軍分區參謀長張廷勤和兩名戰士、一名工人。

兩派在解放碑地區激戰，交電大樓及鄰近建築被焚燬。

1967.8.14 兩派在嘉陵大橋武鬥，打死11人，傷多人。燒燬市二輕工業局辦公大樓、市六中學生宿舍、嘉陵印刷廠房及部分設備。

1967.8.18-20 沙坪壩區潘家坪地帶大規模武鬥。雙方死亡上百人。

1967.8.22 兩派在南岸上新街發生武鬥，打死22人，傷數十人，打壞房屋10幢：抄砸部隊、機關、商店17個單位和居民34戶；搶走辦公用具、手錶、電訊器材等9,183件。

警備區3輛小車途經市區山城寬銀幕影院遭武鬥隊槍擊，打死處長1人、傷副處長以下5人。

1967.8.28 北碚區兩派在歇馬場發生3,000人參與的大規模武鬥，雙方死亡40人。

中下旬楊家坪地區兩派大規模武鬥，參戰者上千人，動用各式槍炮及坦克。楊家坪街道被毀近半，雙方死亡上百人。

1967.9.1 周恩來得知空壓廠一夜打了1萬發炮彈，說：「在越南1萬發炮彈能打下多少飛機！這是國家財產，我想了是很痛心的。」

上旬《9·5命令》下達，全市武鬥平息，兩派武鬥隊陸續向駐軍上繳武器彈藥。

1967.10.27 通訊兵工程學院警衛連駐地發生流血事件，32名學員及附近群眾被打死，53名學員、群眾受傷。

1968.3.3 川東石油處兩派組織在長壽雲台本部發生武鬥，持續6天7夜，死亡40餘人。

下旬重慶四周專縣武鬥激烈。通往市區水陸交通中斷，糧食、煤炭供應緊張。

1968.4.7 兩派在長安機器廠大規模武鬥，動用輕重機槍、大炮等武器，致使全廠停工。

1968.4.28 是晚9時長安廠大火，市消防大隊前往滅火，途經三鋼遭槍彈襲擊，消防幹警被打死9人，傷17人，消防車被打壞3輛。

1968.5.25 軍隊對市體委實行軍管。

1968.6.2 市革委成立。主任藍亦農，副主任魯大東、白斌、岳林、唐興盛、黃廉、袁金梁、李木森、熊代富。

1968.6.6 市革委第一次會議《決定》，嚴令群眾組織解散武鬥隊，拆除武鬥工事，6月12日8時前不上繳武器彈藥者，按窩藏軍火論處。

1968.7.9 兩派在江陵廠發生大規模武鬥，動用坦克、大炮、輕重機槍等武器。4個車間遭破壞，附近民宅被炮擊成千瘡百孔。

上旬兩派在楊家坪、大坪地區的建設廠、空壓廠、重醫、二四二部隊、五一技校等發生大規模武鬥。動用水陸兩棲坦克、三七炮、四聯高機、野炮等重武器，使上述單位國家財產造成重大損失，兩路口至楊家坪無軌電車網被打壞，全線停車1年餘。

1968.7.15 援越物資專列在隆昌石燕橋火車站被重慶武鬥組織搶劫。次日周恩來急電張國華立即追回，並將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肇事組織被迫退回搶劫物資，公開檢討。

1968.9.23 市革委、警備區發布《決定》，嚴令一切群眾組織、團體和個人，無條件上繳一切武器彈藥、運輸車輛；拆除武鬥工事、據點；解散專業武鬥隊。

1968.10.15 重慶兩派宣布撤銷總部、解散組織。

1968.11 在京舉行的清理階級隊伍會議中，派頭頭、打砸搶份子望江廠鄧長春、空壓廠方文正等被逮捕。

1969.2.4 15萬軍民在大田灣體育場集會，歡送首批1萬2千名城市知識青年分赴內江、涪陵、萬縣等地區農村插隊落戶。部分知青參加了縣區接近尾聲的武鬥。

陳曉文 1956年出生，湖南漣沅人。現任職於重慶出版社，編輯。